



異香集卷之二

八寶王 巖築夫 纂

同郡陸廷掄懸圃 選

門人孫祖庚幼白校

書

○ 答李平子書

前者聞吾兄病甚念欲書訊無繇黃君來得接手書近作因悉起居并讀艾山佳什承諭陳君言夏詩選吾兄為索僕與伯顓之作僕自廢退以來聲影刊落

愈轉愈深

古之君子不得志於時。既無繇致主經國功德流天壤。又無繇發揮語言文字潤色治平光輝。制作而徒托肥遁以自藏。則夫汲汲以高蹈自見。亦或可以不。必也。卽一嘯一咏。聊自怡說於山嵐水澤閒。亦不欲輕以示人。若一二同心相與唱酬。則我負子戴之言。又無庸遽聞於世。况所作者。既非公孫曲學阿世之辭。豈無小雅憂時憫俗之論。集而傳之。則南山之詩。螭龍之作。小人皆得以媒蘖。君子古人身隱則名不可聞。蓋為是也。易不云乎。不易乎世。不成乎名。確乎

其不可拔。潛龍也。僕自處如是。吾見艾山以為何如。承諭與伯顓互作小傳。今亦未可。僕與伯顓同心之言。每為流俗所譏。今復為此。適足滋詬厲耳。餘詳伯顓書。不更及。

讀此書先生意氣學問識畧俱見

懸圃

答張天民書

兄有此奇徵信奇徵也自古有感必應以手文載在
左史諸書者不一而足也但願益虔厥德應茲多福
苟徒爲名位利祿之兆而志於名位利祿則得志未
必非禍失志未必非福天道幽人道邇君子以人合
天故得福爲貴不然公侯卿相中有君子有小人不
足貴也一部綱鑑賢不肖不可勝數矣往往皆大福
人也兄知我不厭迂腐之談敢告

字字名言 懸圃

人以此狀非不知也。而謂之為難。詩

曰。貴也。一。陪。離。離。實。不。自。不。可。謂。難。矣。吾。亦。嘗。聞。之。

少。非。願。夫。志。未。少。

尚。武。為。各。其。所。願。之。志。而。志。外。以。其。所。願。而。為。之。

古。之。精。神。皆。不。一。而。異。也。且。願。益。以。潤。德。而。為。之。

且。亦。此。其。精。神。皆。不。一。而。異。也。且。願。益。以。潤。德。而。為。之。

答汪文書

答汪茗文書

發端
妙

巖聞璞之蘊玉也。材之中瑟也。質雖具而未見。無以自異於砮砮凡木也。當是時。璞與材。雖有以自足。亦徒為泥沙之霾。風霜之蝕也。有眾人焉。日遇之。茫不知也。幾為瓦礫所擠。樗櫟所排。而夷為礎。為薪者屢矣。璞與材。傲然自異也。曰。世無和氏也。師曠也。安足知我。倘和氏見之。而弗驚。師曠過之。而弗顧。則將無異於砮砮凡木也。然而不然也。巖也。今天下之廢民也。隱約以老。無所托以自見。幼事帖括。既無用。乃棄

而學古生平文字未嘗一少示人蓋恐不及古人而
世又無能知文者所謂泥沙之霾風霜之蝕也一二
淺薄之徒弋浮名而昧本實懼形其醜也百端毀之
其不擠排而為礎為薪者幾希矣雖傲然自足亦徒
為自異於砒砒凡木世終不知也嚮者先生索觀過
辱獎許若以巖果可與於斯文也者以巖之無似先
生拭其積土而取之爨焦雖和氏之采玉師曠之選
材何以異此嶧山之陽有桐焉人不知也伐而薪之
且盡矣雖桐亦自安為薪也師氏過之曰琴瑟之選

感慨

也材而為器被之以絃鼓之乃能合軒轅氏之律呂
大之降天神細之感游魚桐一也見之者異則其為
桐亦異矣巖於先生無亦類是乎不宣

摹擬昌黎而無其痕

懸圃

答余生生書

承寄顧云美與魏水叔論蔡公傳書辨折嚴刻甚於
鈇鉞其確不可易處頗多閒有一二可商特言之然
乃明古作者之體非爲水叔辨也古者立傳示是非
褒貶其原本春秋而春秋之法在一句一字寓進退
褒譏故有名字爵位書不書之不同至傳則予奪筆
削在傳中題固未有成例也皆作者自爲之無定例
亦不必雷同也史記世家列傳如蕭相國陳丞相留
侯淮陰侯之類多矣或以官或以爵非有例也且以

賢則皆賢也不具詳而不殺也萬石君父子皆二千石時君爲號以寵之非有例也酈生陸賈合傳以游說同也而一稱生一名之非有例也魏其武安以讎怨合傳而賢姦殊矣故子長曰杯酒責望陷彼兩賢而傳名皆稱其封爵非有低昂軒輕之例也衛鞅之刻酷自取車裂而其傳用商君之尊號未見有例也歐陽五代史諸傳皆名之不以賢姦異其題也死節死事則特傳不皆以具官入題爲褒嘉也明古文大家推尊王文成歸太僕其作傳亦不皆全銜入題及

以官名榮之文成傳王文恪題曰太傅王文恪公傳惟但加銜賜諡而已不具官也太僕戴錦衣家傳皆是也蓋傳與綱目同者在文中進退褒貶不在題也題則必不能同於綱目書法矣惟作墓銘則多列其官於題然孔戡之賢而退之銘之其題不言尚書司勳員外郎而曰司勳尹師魯梅聖俞之賢而永叔銘之不稱官魏子傳曰進爵顧子曰始封曰爵加封曰進甚是也秦漢之拜爵賜爵今制不同甚是也但所謂爵者朱子中庸註曰公侯卿大夫也公侯則該伯

子男矣。卿大夫則該上中下士矣。古者大夫以上與燕饗皆賜爵。故因謂爵位爵祿有明階勲不言爵亦未禁稱爵位也。且外吏守令來朝多賜宴。卽亦賜爵之典之遺風也。李自成之未出關也。關以東多望風降附。皆有降表。彼小人無耻貪利爭先媚賊不計其已。僭稱帝與否也。此事直書之不沒其實也。魏子傳曰。北向再拜。顧子曰。北向之拜而曰再。不可言也。古者臣之於君皆再拜。其禮後世皆然。唐宋以來人臣上書皆署曰再拜。會典之書有四拜之禮。大朝會有五拜三叩頭之禮。至於城破身且死而再拜。似亦無不可也。若其書多端。辨折確不可易者。僕亦無以易也。不宣。

剖析兩家是非。悉有根據。出以和平。自可服人。

懸圃

與董文友書

日手烈婦祠記。正論確識。名教干城。承面諭當日事。得於傳聞之外者。別後卽取荒傳更定數語。蓋當時傳聞已恨其夫優柔不能果決。致陷其婦於死。然未究其本情何如也。故但於贊語論之。傳中頗從渾厚。旣悉其陷婦之情。則當據事直書。不獨明烈婦致死之繇。亦以見列。憤鬱甘死之情狀。恐世之好爲周旋者。謂恐傷烈婦之心。竊以爲不然。古者人臣不幸以身殉國。亦各自盡其當然。至於亂君亾國。則死義。

此轉尤
妙

之臣不能爲之諱。王蠋自言齊王不用吾諫，國破君
亾是也。使烈婦自言其夫之不肖，則不可。若作者直
書之，則似不必諱也。歸熙甫作宣烈婦碣，極言其夫
張樹風無人理，誠史法也。惟幸教之古者，婦嫁從夫，
則姓氏稱謂從夫，故謂之烈婦者，若以爲陳氏死烈
之婦云耳。惟女子未嫁而死，則從父之姓氏，婦則不
復屬於其父矣。荒傳不稱海而繫於陳，也可乎。讀大
集沈烈女誌銘一事，竊有疑古者女子既嫁，未三月
廟見尚不稱婦，故已嫁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

於皇姑，歸葬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沈烈女實爲兩
姓之姓，重故顧氏曰：此顧氏之鬼也。而請之葬，情也。
雖然於禮未爲得也。烈女才許聘耳，其實未嘗爲人
婦也。未嘗爲人婦而迎葬，則用之以旣爲人婦之禮，
名與實違，且異時其壻百年，合乎不合乎，不合則無
以爲顧氏之鬼，合則未嘗爲人之婦，而魂魄聚處得
無有未安乎。卽沈氏未知許否，若旣許而未葬，尚須
一言止之。或足下已有此說而止之，從不從未可知。
誌中不及詳，是以竊有疑也。惟幸教之不宜。

書中凡三段皆確論不磨懸圃

與宗子發書

僕與足下交道德磨切詩文攻錯晨夕過從如骨肉惟馬齒少長過辱謙抑如與所尊奉嚴事者固辭四三不蒙鑒止僕雖不學竊考據於古人矣古人之處人也見於經者於等類皆稱名如周公呼君奭是也自是而後尊卑不一則稱謂不一稱爵位尊貴者曰君如春秋戰國於其卿相大夫是也或曰公如魯仲連與燕將書是也封侯者曰君侯如漢人與侯者書也唐以來有位者如其位如明公閣下執事之類是

也有德有學有年如其德與學與年先生是也。平交者如其交。如古曰吾子。後世或曰吾兄之類。是也。門人後生如其門人。後生古名之。後世字之。近世或曰賢。或曰吾友。若夫夫子之稱。則尊隆之極。非有相臨之分。相懸絕之地。必重加之。春秋傳檀弓於位高道重者。則曰夫子。不則受業之先師也。惟商君爲惡。屈於趙良之言。則曰夫子。果肯正言。鞅之藥也。凶暴之人。懼於危禍之論。則然耳。未有君子之道。施之平等之交。道德磨切。詩文攻錯。肩行齒列之人者。也。至於

好斷制

應前

好

自稱不肖。則又可議矣。夫所謂不肖者。謂無所肖。似至屈之詞也。語言文字之間。用以自謙。則可。遂以自稱。則不可。僕於人已稱。謂不敢不謹。此亦道義問學。考古證今之一端。故從無過情不及情之稱。於平交曰足下。自稱曰僕。古之道也。或以足下之呼。傲而慢人。此不學者之語也。或惡蘇秦於燕王。秦自解於王。稱王曰足下。范雎見秦王曰足下。樂毅報燕王曰。害足下之義。戰國之臣皆然。酈生說沛公曰足下。誅無道。秦是雖對國君與起事之霸主亦用之矣。趙高使

緊束

閻樂數二世曰天下畔足下不學者以為輕之也君
無道臣弑之豈在改稱謂而輕之乎故足下者重之
之辭也僕以古道事足下願足下古道事僕不宣
媿媿平敘中自有餘味懸圃

答費此度論喪禮書

喪禮廢久矣因敝習陋無能必求其是今承讀禮之
際考論詳核具見好學精思且至性守禮舉動嚴謹
也僕寡聞渺見安能稽討折衷用備採擇雖然竊嘗
聞之矣來教以喪制稱謂條例見詢及三年未葬之
服小祥受弔之禮子死立主之宜竊思此皆事勢之
變不在喪制常禮之中故經傳不皆有明文也然條
而析之有可推古制而以義起者有可即近制而推
其意者有可通古制近制而推其意者其經傳有稽

總挈

篇大旨

者自可引以斷也。如父歿繼母存而前母繼母之子何稱。雜記曰：喪稱哀子而書儀於父稱孤子，母稱哀子，俱歿稱孤哀子。今父歿前母之子稱孤哀子，繼母之子母雖在，然前母亦母也。蓋事統於父，則父為主。前母父之元配也，事之以母為父故也。且前母之子於繼母則服三年稱哀矣，繼母之子於前母亦稱哀，不亦宜乎。夫前母雖無三年之服而終身祭之以母，未嘗異也。世俗以繼母存諱稱不孝子，甚則前母之子亦諱不稱哀，壞禮甚矣。夫禮父母喪俱稱哀子，有

歿者亦必有一存者不諱也。近制八母如嫡母、生母、慈母、養母俱斬三年，有歿者亦必有一存者不諱也。如父歿數日而祖歿，何稱。夫其子嫡長也，則承重矣。蓋數日而三年之喪，二焉非嫡長也，則當喪而又遭期矣。今疑者書啓稱名耳，名者名其實也。為父喪用者稱孤子為祖喪用者稱承重孫，禮也。祖歿數日而父歿，則亦同於父歿數日而祖歿之禮也。如祖母歿數日，父歿而祖存，何稱。則以祖在而不稱承重，惟服杖期，但苴杖削杖兩具，兩殯所用禮也。其稱謂則孤

一東應前

子杖期分用而已矣。之數者所謂推古制而以義起者也。如父歿嫡母存。庶子生母歿。何稱。庶子生母之歿也。古制近制殊矣。古以嫡故而不得終喪。會典更定則嫡在而為其母斬三年。稱孤哀子無疑也。眾庶子齊衰杖期。則嫡子亦然矣。則稱謂亦如其服也。此所謂即近制而推其意者也。如為人後者。以本生父母之無子也。而歸宗。其子則所後者之孫也。所後者歿而無子。則為後之孫承重無疑矣。世俗之說。以為父先歿而後為祖承重。乃承父而代服重服。父在則

又束前

又一束應前

疑當諱也。不知承重之說。非代父亦非必以歿而代也。宋孝宗崩。光宗尚在不執喪。而大臣奉寧宗執喪。朱子上疏謂陛下以世嫡承重。是父在而為祖承重也。况父之歸宗。不可以執喪。而子為之孫。不承重。何為人後乎。此所謂通古制近制而推其意者也。來教未葬不改服。若過三年不改者。何服。夫不變服者。不變斬衰也。孝子不忍親之一日無所歸也。寢苦枕塊。過時不葬。其失已甚。服又其可改乎。且及其葬。則有遷柩朝祖。祖奠發引。窆窆題主。三虞卒哭。祔主。小大

祥祭禫祭之儀皆斬衰哭奠而漸及練禫也未可遽云卽吉而用練禫也三年不改服其失在不葬不在服也今世俗過三年不葬期則徑去衰麻矣再期則徑除矣二十五月則徑云禫矣親在殯如故也及葬不可以吉服則又麻冠斬衰如初喪不經孰甚鄉黨有見問者僕則頗正其禮也來教小祥練衣矣遠方來弔則承弔何服夫過時不葬至於期則弔於殯所此時未變服不當練也若三月而葬至期則練矣以練受弔禮也雜記曰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

哭拜踊疏曰不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此言旣葬而服未改故爲位哭踊不殺也將軍文子之喪旣除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曰庶幾亾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此其意可倣也來教父在子歿有孫立主否耐廟否古者殤子無子亦必立主矣題曰陽童其甫况有子者但父在則父爲主之其立主當旁行不書奉祀之人朱子曰尊不可施於卑其耐於死者之祖無異議也此皆有經傳可考者也來教麻冠衰衣喪除藏何所禮曰練至禫以時

又束
應前

通變卽吉矣。練時去首經負版辟領衰矣。大祥則易禫服矣。麻冠衰衣無復用時。喪事有進無退。有從重之輕。無從輕之重。不必藏也。禮曰祭器敝埋之。祭服敝焚之。鬼神所用陰也。故埋。生人所用陽也。故焚。則喪服焚之可也。承虛懷見詢。敢不條答。僕少失學。老復寡聞。恐多舛誤。尚祈博稽折衷。必求至是不宣。

引經按史章法秩然可以上追中壘下掩南豐

懸圃

答問承重書

承詢祖母初殯。父卒。承重與否。禮長孫。父卒。爲祖母承重三年。此爲父卒在祖母之前。而承重。古今通義。不待言也。若父卒於祖母之後。卽未及三年。而旣葬。卒哭練祔。則父旣親執喪事。至於成事。以吉祭。易喪祭矣。無庸承重爲也。不待言也。然自宗法旣廢。獨承重之說。猶宗法之餼羊也。古者支子不祭。惟嫡長子孫得祀。考妣祖考妣。次子不得祭也。然則雖喪畢之後。歲時主祭。皆在承重之孫矣。今父卒在祖母初殯。

當承重與否禮無明文僕不得不以臆對。祖母在殯才一月。此後朝夕饋奠承弔拜賓及葬告遷柩告朝。祖告遣告題主葬畢告三虞告卒哭小祥告練告祔。大祥告祭告禫一切諸禮皆非次子所得主也。則必長孫承重爲之。不承重則無喪主矣。記曰喪無無主也。故父卒在祖母初殯定以長子承重爲是。但古禮祖母承重之服齊衰則當以斬衰哭臨父殯而易齊衰哭臨祖母。今旣皆斬衰矣。服無異。獨杖有異耳。故宜苴杖削杖兩殯所別用之。夫父卒在祖母初殯承

重蓋從義起。庶幾合於禮也。古有父母在病不能執喪而長子執喪卽謂之承重者。此亦可以例論。或曰喪事卽遠有從重之輕無從輕之重。今祖母之服期已成服矣。改而承重是從輕而重也。不知事出於變非常例。可拘爲祖母喪主事大矣。改輕而重似無害於義也。而所全者多。且使父卒而廢承重之禮於父有主喪而祖母無之。卽父之靈亦殆有不安者矣。僕素寡陋。匆遽中未悉。尚須裁定之。

先生深於經術故議多鑿鑿

懸圃

夫古之所謂文者，非徒其辭之工，而亦其理之明也。且其文之於世，亦非徒以飾其辭，而亦以明其理也。故其文之於世，亦非徒以飾其辭，而亦以明其理也。

夫古之所謂文者，非徒其辭之工，而亦其理之明也。且其文之於世，亦非徒以飾其辭，而亦以明其理也。故其文之於世，亦非徒以飾其辭，而亦以明其理也。

答周盛際書三

王大巖

古文一道，自古作者難之，今日作古文者，忽徧天下，

自僕視之，其自謂大得意，人謂大好者，非邪？蹊外道，

則時文而已。足下高見遠識，下上古今進退謹嚴，如

鹿門之於八大家，千百年無敢異議，但以僕列于三

百年八大家，則足下之過取，恐不稱此選。傳之後世，

有累高明，何敢當也。承云所定八家，宋文憲、王文成、

王道思、唐襄文、歸熙甫、雷伯籲，俱可無疑。八家之內，

僕既不敢當，惟羅文肅，僕所不滿。讀古文，先視其命。

確

卓論

評文最
確

異香集 卷之二 六
意立言而後論工拙必有獨創之意自古未經人發
今世無人及知文未出天下後世不知有此說既出
天下後世不可無此說故立言與立德立功竝三不
朽圭峰之文才短而窘於思學寡而拙于法僕不能
違心附和也昔武進孫公有四大家選爲荆川遵巖
圭峰崆峒僕與伯顓同閱欲去圭峰崆峒而進陽明
震川有定論矣承云艾千子無歐之秀有類乎曾尙
讓伯顓一步此確論也僕謂千子亦不及曾蓋多粗
率莽蕩之氣南豐則加淡醇又千子集中大文字甚

確

少○太○半○時○文○應○酬○之○序○皆○必○不○傳○者○伯○顓○事○責○在○後
死○具○見○忠○於○亡○友○之○義○古○道○也○去○年○辱○手○札○論○墓○誌
傳○文○之○體○韓○歐○於○諸○大○人○君○子○其○文○不○盡○如○來○教○所
云○惟○婦○女○閨○閫○之○事○不○可○如○身○親○見○聞○極○力○詳○敘○或
直○據○乞○言○敘○述○之○口○拙○集○熊○孺○人○誌○文○亦○其○體○也○故
作○婦○人○文○當○簡○核○精○嚴○男○子○則○不○皆○然○介○甫○作○男○子
誌○亦○多○借○人○口○述○則○其○人○善○行○在○疑○信○間○也○伯○顓○誌
文○不○忍○不○盡○力○告○亡○友○地○下○希○樂○留○榻○本○十○餘○謀○寄
請○教○不○宣

高識高
論閱之
悚然

一字不
易是古
法

遭時不偶不得已而鄙賤之事於義苟無傷不耻爲
之顏子操瓢箪而樂猶有瓢箪也若使箪無食瓢無
飲任道之身既不必餓死則或爲人塾師如周禮所
謂比長閭胥里宰有教人責者爲之亦樂也曾子曰
不舉火歌出金石若使再日不食有請爲塾師如周
禮所謂比長閭胥里宰有教人責者爲之亦樂也孔
子之委吏乘田日算升斗日臨牛羊亦猶是然此聖
賢之道未敢以自處吾黨實爲高尚則當爲古之高
士梁伯鸞貧而賃舂當其日在前杵在手舂杵之勞

米粟糠粃之粗鄙苦可知也使伯鸞以爲苦則無事
賃舂矣夫舂奴人役也尙爲之而樂陶元亮貧而乞
食當其叩門拙辭進退行止不得自如視五斗折腰
苦可知也使元亮以爲苦則五斗不必去無事乞食
矣天之于豪傑也苦心志勞筋骨拂亂所爲而大任
之降不必舜之有天下說膠諸人之爲卿相也立德
立言守先待後其任何如烏知夫天意所在非以鍛
鍊吾心性使動忍乎因念古人對童子未嘗不敬僕
日坐煩勞鄙瑣中已能降心以盡厥職則日夜安適

而樂在其中矣。此僕之所得於已者。既以自廣。又以爲足下廣。得免笑迂闊否。

聖賢之學。大家之文。尋常擊悅悅人。豈足彷彿。字字藥石。却字字菽粟。貧士當人置一通案頭。

懸

答李梅隱書

王巖

來諭令親題處士尊意。獨不可以其人爲市肆人也。甚服古道。使一日議禮廟堂。豈不將大正流俗乎。古者銘旌墓誌。有官者稱其官。無官者不例稱處士也。古之抱道而不仕。或鴻冥亂世。以自晦。或龍潛俟時。以自顯。或鳳翔於顯晦之間。以覺人。淑世而終老。不用以死。則稱處士。謂才德可出而終處也。求其人足稱此名者。必如戰國之魯連。秦漢之園綺。黃角。東漢之嚴子陵。黃叔度。徐孺子。郭林宗。申屠蟠。漢末之管

幼安王彥方。晉之陶元亮。宋之謝臯羽。鄭所南。金仁山。許白雲。及諸遺民。國變以來。遯世自潛。絕跡世事。名可聞。人不可見。聲愈高。蹤益愈杳。者乃足當之。蓋其人才德足以用世。而浮雲富貴。甘老死丘壑。其高風大節。不特激厲一時。百世之下。貪者廉。懦者起。則其扶持世道。非其時高位厚祿者可比也。故或數十年。而有一人。或數百年。而有數人。不可數見也。世道極衰。風俗大壞。僭妄無等。至於今已甚。而吾郡爲最。地居財貨之藪。羶利所聚。市井販賣高訾貨殖之家。

宮室輿馬衣服。擬於都君。其氣勢薰赫。陵駕士大夫。而奔走一切之婁貧人。人奉以尊稱。彼亦倜然當之。無愧色。生時僭亂。歿者亦然。旣不可妄加官爵。則惟處士可輕用。而無所忌憚。下至販脂胃脯之徒。苟具一棺者。無不處士矣。不知何者。爲處士之實。而加此名也。嗚呼。僭妄無等。至於今極矣。僕文集誌銘稱處士者。惟伯顓。一二人耳。慎也。僕身歿之後。題墓曰處士。王築夫。或亦異於今之冒名高尚。而奔趨權利之門。得其一顧。殺身恐後者矣。有王者作。考定制。度使

尊卑貴賤有等。如漢初賈人不得衣絲乘車者。庶風俗一正乎。承詢無官之稱。古者質言其實。似當云清。故某姓某字之柩。志其姓字。使後可知其人足矣。

論有關係

懸圃

寄黎美周書

王巖

比見士介兩示來札。皆以先祖名宦事爲言。讀之感激而不孝。以先君見背。熒熒骨立。不能奪哀。裁報。今尙未及葬禮。不當作書。惠徼先祖祀事。又不能不奉一言。先大父之理高州也。雅以廉仁見德。旣去。歌思畫像立碑。郡邑四徧。崇祀名宦。比于畏壘。桐鄉庶可無愧。而當時以不媚權要爲其中傷。已擢御史。誣以見任立碑。遂左遷。故祀典無敢舉行。其後公議益伸。法當舉祀。而子孫賤貧無力。請諸當事。且相去數千

里又無相知有氣力者主持門生故吏之可呼順風者亦不可得也。又家伯父先君及不孝兄弟皆迂拙自好不獵名譽言行寡合落落無以動人故無可託。當此時有人推崇舊德列于俎豆豈不難哉。雖公道在人久乃愈明而泛論人多任事人少卽懷想感慕等于賈父杜母亦託之空言而已。若數十年缺遺之典苟非其人誰能舉之。所謂其人誰歟必持天下之義而無所私者乃足當之。蓋持天下之義則見義必趨是非愛惡發于誠然不遂其志不止害休利誘不

爲挽奪。況功德在人久而益新者乎。而或有所私惑愛憎之口。狗子孫之託事舉而人不悅服則大事不光矣。蓋近日名宦鄉賢有力者爲之而輿論不足多此類也。昔者先生相見言及先祖慨然身任不待子孫託以周旋不令匍匐數千里而又非相知之素先世故舊之交與後人盛名所傾動此或先祖好修之報理不終泯然非先生篤好先哲維持公道何以得此。所謂持天下之義而無所私者也。承問蒞任年月已具事畧中若先大父治行阜阜高州故老必有能

道者夫先生持天下之義而無所私則不孝亦惟義是視以報明德而已

真恨 懸匾

世道衰微人心不古... 先生之德... 遠千里而又非... 誠之...

序

贈張明府序

八閩張公蔚生宰興化之二年德政淪洽四境熙熙

有安土樂業之風越六月加漕檄至加漕者出乎惟

正之供之外者也數以千萬計邑民惶駭將圖奔散

公聞之投袂而起冒暑涉江為民請命僅然後免邑

民喜曰自今吾儕得帖寢席矣故迴旌之日白叟黃

童咸焚香燃燭擁塞車下不得前寶應王巖時僑於

縣自擊其事歎曰州郡之職自昔猶易在今則難他

老

應前德

邦猶易此。地則難。何以故。蓋一困於堤。一苦於漕也。堤之患。自康熙七年至今而未已。漕之患。自有明洪。伏。永至今而未已。迨公之至。祥刑簡訟。贖鍰盡絕。掩骼埋。齒捐。橐為倡。息科徭。厘蠲賑。興文章。禮隱逸。德欲格。天水咸潤。下疇昔稽天浴日之害。幾除。至於加漕。綿延三百年者。停止於一旦。邑以安堵。宜乎無老無幼。咸歡呼踴躍拜跪於後先而不能已也。自古大臣如漢之黃次公。唐之狄懷英。雖非一州一郡。得盡其才。然或為潁川守。或為彭澤令。其聲名德教。無不自

開

又敘履
歷種得
無痕

州郡而起。公初試萊陽。業有聲績。左遷運幕。屢著勤。勩。今作宰昭陽甫二禩。勩業赫赫如此。則功名所至。豈有限量哉。方今天下急須才。以公潔已愛民卑躬下士。有古大臣之器識。次公懷英之位。可躋足待異。日聲名勒鼎鐘。勩猷書竹帛。巖雖老至耄。及尚當執筆為公傳之。以附於黃狄二公之後。公名可立蔚生。其字福建福清人也。以順治乙未成進士。

應

步步伏步步應法老而筆健
懸圃

宗子子發歸興化序
王巖

送宗子發歸興化序

王巖

窮字是
一篇眼
目

宗子子發貧困遊邦上無所遇不得已為人塾師又
拂衣去甚矣宗子之窮也或曰以宗子之才既善詩
歌又攻古文辭不當如是窮王子曰不然君子生治
世則天之清醇之氣必舉全者昇之既予出類之才
文章德業照映天壤又必厚錫生人之福位登崇峻
祿足以仁其宗親故人子孫極人世之享用不以爲
泰其不生治世則天之清醇之氣微不復能舉全者
昇之得其半失其半豐于道嗇于遇奢于才吝于福

烟波繚繞

進之以道道字

對窮而樂說此割換法也

餘波掉尾

隱約孤子一飯不飽而奔走僕僕所至塗窮必老死
饑餓流離然後已如古之聖賢席不暇煖突不及黔
者此天道之自然正也非變也今宗子高節自好其
位志已庶幾嚴子陵之遺風矣以其才發為詩歌則
鼓吹風雅書序論議紀載之文出入廬陵南豐諸大
家宗子得天之厚已分有清醇之半矣而不生治世
乃又欲其福澤克腴享流俗肥飽順利之樂無是理
也然則所至塗窮豈不宜乎雖然君子務自全於道
苟務自全于道樂矣顛踣憂患之極庸何傷子真棄
又先

家至為吳市門卒子陵耕釣惟一羊裘窮矣窮而樂
乃所以為子真子陵也余願宗子自茲以往一任適
然之遭而無容心則涉世之險止易行皆忘忘則樂
矣道也宗子勉乎哉余窮于世老矣與化陸懸圃與
宗子高節同能詩文同亦今世之窮者宗子行以是
送之且因以質陸子

以窮字生出千端感慨在內生治世則多福不生
治世則無福有激之言遂為確論文則一氣奔放
老泉所謂渾浩流轉不可端倪者也懸圃

真可恨
汪辰初
先生亦
有此論

棺蓬顆蔽冢亦有可盡情者致其誠焉耳及司馬溫公朱文公考定喪禮而其法大備仁人孝子遵行焉可矣雖然禮之載在經者既具見于書儀家禮者又備而其葬也伊川有避五患之戒朱子爲祖考安固久遠之計則有慎擇地之方乃世之陰陽家專以拘忌之說惑人以子孫殃慶之應不圖安前人而徒歆以後人之福利至使久淹不葬害有不可勝言者悲夫今觀吳子是篇其慎終六要所以發揮士喪禮檀弓雜記喪大小記之蘊也其五不葬五戒遵三道所

以增註宋世大儒之說也謂之羽翼經傳夫豈爲過孝子慈孫讀是書則附身附棺致其誠而率循之庶幾乎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矣乎

質實 懸圃

送孫子歸黃山序

王巖

○黃山孫子無言今之所謂隱者也古之隱者入山惟
便、有、譏、刺
 恐不淡其聲影幽墨惟恐人知卽其託跡所在未嘗
 使人識而名之蓋其人_不以地名也而後世考其託
 跡之所知其嘗_逐其山某水也乃地以人名矣然則
 人足重地哉巢父許繇無意于箕穎者也遇其水可
 洗耳則洗之見其流可飲犢則飲之非擇而取之也
 自後世以隱爲高而蹤欲其幽則名欲其顯遂必有
 所託以自著子陵之于支叔不欲相助爲理矣而桐

江烟雨聲被千載一裘一絲俾人主終得物色之則
是藏蹤耕釣明託富春寸壤以震動人間若非是無
以自見者漢以後隱者往往類此夫黃山者軒轅以
來神仙之所窟宅高人逸士之所盤桓不待孫子而
著也孫子以歸山爲題通告海內詩文之家徵送行
之作纍纍矣其將沉冥杳渺絕類離群孤居于三十
六峯之頂而使世莫知其所在耶抑猶棲遲係戀混
跡人間依違於若近若遠之介而使人盡知其爲天
都蓮峯之往耶夫使人盡知是求顯也非隱也自茲

有諷

婉言之

正告之

以○往○吾○願○孫○子○息○交○遊○遠○名○譽○勿○復○徵○送○行○之○作○而
果○于○歸○去○使○人○莫○測○其○歸○也○孫○子○乃○庶○乎○真○隱○矣○後
世○聞○之○必○有○言○其○託○跡○之○所○而○知○爲○黃○山○高○隱○者○亦
何○用○今○人○知○之○哉

頗有微辭

懸圃

題後

余以甲寅秋七月至揚州與孫子無言始面無言卽
以黃山序屬余諾之不果作也後予返海陵或再至
揚州無言輒以爲言及予歸興化則無言以書相趣

峭 句法古

開筆一字不苟

敘事處錯綜變換不可端倪

者至四三其欲得吾言如此乃予竟以事牽不及作無何而無言死矣每一念及頗有幽冥負人之咎今年癸亥秋七月坐其從弟幼白映雪齋中檢築夫集見斯序覺誰昔夙愧復隱隱方寸間或曰惜哉孫子其溺於名也予曰不然志士殉名孫子以買山為名遍求天下作者以求咏歌其所志黃山白嶽實寵賴之不可謂非雅人事且予與築夫咸與世背馳而無言獨慙慙乞言至四三而不厭是豈不分菽麥者所能辦耶幼白曰惜哉吾兄其志未逮也予曰不然吾

齊生今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豈獨黃山且孫子不求仕而求隱不慕朝著而慕巖棲有足尚者夫君子成人之美奈何不為一言遂其買山之志乎其後歸未獲雖予亦與有責焉其負咎以此幼白曰請誌斯言以為後序不亦善乎又何咎焉且與吾師贈言並曜天壤九原有知先兄之寃當陰舉矣予曰然此非爾兄藉吾言以傳乃吾言藉爾師以傳也姑繫於左以誌吾愧亦可

陸廷掄跋

繫情亡友厚不可言無老一生以數名見諒得此

不失實

一為昭雪遂令叢桂淮南異常生色文人之筆重

於華袞信然 蔣霞生評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陸懸圃文集序

案

予與陸子懸圃游以文事切磋陸子有作欲定去存必待子而後定而予文亦賴陸子評次且拔其尤為異香集子兩人相與如此今持其文三百首詩三百首屬子敘之予志也其敢辭序曰天下事造小者易造大者難一畝之宮垣牆門庭前堂後寢棟宇之制畫地而堵度材而構可立就雖工人皆窳者皆能之漢人營未央建章千門萬戶社稷宗廟複道寢園則必寫隴蜀之材備山林鴻鉅之質俾般倕之徒相木

又譬

而後斤斧焉。秦伐楚，使李信以二十萬人往，不克。王剪六十萬，乃破楚。淮陰論兵，許高祖惟十萬，而自謂多多益善。故考其下，趙破齊，滅楚，皆至大極難者。為文之道亦然。必儲蓄既饒，取材既富，而後參伍錯綜。惟所自如。故論文者，未觀其文，先論其學。夫學自六經外，莫備於羣史。左氏而下，遷固、曄、壽、暨諸書二十有一。又涑水通鑑、徽國綱目、編年紀事書、繁、重、學者有窮年畢世，或不能究者。其所載天人理亂、道德事功、性命文章、兵刑禮樂，今古以來無不具。學者為文

接法警策

落言

說盡陋習

罔不出於此。今之為文者，不然。未嘗見古人之書，學古人之學，以為古文者，不足為難也。取其近今而易從，則卑之無甚高論也。不必讀書，不必論世，不必窮原竟委。八家之近於時者，惟歐、蘇朝而讀歐一篇，莫而為文，則歐矣。莫而讀蘇一篇，朝而為文，則蘇矣。歐、蘇之載籍極博，又奇才運之茫不知也。遽自命古文。吾謂友人曰：今之歐、蘇，將半農夫而倍軍卒矣。古文如是易乎哉？陸子之文，其規矩尺度，取道歐、蘇而神情氣韻，皆合其根柢。援引則取資於羣史，故上下數

忽應

千載什什伍伍了然於心於手而指揮如意采千章
之大木而造閭闔宮殿之壯麗此文之大者也必如
是始能為歐為蘇視今之貌為歐蘇者何如哉自茲
以往將益進歐蘇猶非駐足地而潦水盡寒潭清則
學與年進優游俟之而已有明三百年國史未立子
竊嘗有志焉今得陸子將執筆從之陸子新修泰州
志蓋為之兆矣陸子集有詩予未及詳讀故序詩俟
他日也

議論痛切章法錯綜魏水叔謂其
有五花八陣之奇信然懸圃

只起處
便是飛
來一峰

自是確
論惟深
於史者
知之朝
莫于志
者未必
知也

附

泰州志小論序

壬子孟春

同邑李

清映碧

今使有一人焉日搜海內郡邑諸志而朝披焉莫
誦焉乃出其腹笥之腴以脩志志傳否曰不傳覆
瓿焉而已何也謂如康對山武功志者幾又如近
時夏彝仲長樂志與陳士業南昌志者幾取法乎
上僅得乎中而况下焉者乎然則志何所師源史
類史故宜師史史記者諸志之朝宗也吾友陸子
懸圃於經史子靡不窺而所專精致志尤在史記

老筆
波折處
俱深于
古法

然閱史有二道。一曰玩。一曰讀。世人忽忽悠悠。高言神會。未收玩之實。而先欲避讀之名。故於是書也不入。如望遠山。憑眺焉爾。獨陸子心口並瘁。不玩而讀。如陸佐公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暗寫還之。畧無遺缺。又如蕭文約好東觀漢記。酬應若流。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其於史記。亦既枕藉而厭。飫之矣。故以其精者儲於胸。而以其餘者溢為志。此泰州志所以必傳也。然予讀駱續亭諸暨志。一切列傳。俱編入集。而懸圃獨削。傳以存論。何居益

覆一筆
行法
因秦志
而憶興

誠見志有三弊。不知志之難為。而以枵腹搔耳者。當之弊。在疎。不知志之殊道。而以咏風雲賦月露者。當之弊。在靡。又不知志有自下。無自高。而以衙官尉宗。小巫承祚者。當之弊。又在滿。至陸子而三弊除矣。故以窮史之全力。赴志。而又以作志之全力。為論。然或體大。或思精。何一不佳。而懸圃自視。猷然。僅存小論。壹種於什百多所。汰少所存。此志所以必傳也。讀書人實其腹。而虛其心。應如是爾。雖然。孔子作春秋。獨因魯史記。睠宗國也。今海陵

志識畧
高人數
曾且萬
感慨之
意所謂
古道炤
顏色者
耶

好結法

楚陽兩志並脩。邑大夫廣諮輿論。欲以懸圃司筆。削權無奈高者鮮。虛衷卑者多。螿口於是懸圃子發艾山皆褰裳去。而宮君紫陽耳。陸子名久。乃以泰州志推懸圃首其事。遂與對山武功並傳。噫我思用趙人懸圃。其尚有楚陽之思乎。此吾所以因。泰州志成且必傳。而又不能不低徊太息於吾邑之無成也。乃拊髀歎曰。知人哉宮君。

深於學問人言之親切而有味。至其識見過人處。覺著眼俱在筆墨之先。非啓款所能測。古云

史氏三長尺幅中已兼擅。似此名文微懸圃烏足當之。
海陵宮紫陽先生評

起有扛

鼎之力

籠置

質主

陸懸圃文集敘

陽羨陳維崧

其年

將○使○江○蕭○染○翰○升○龍○門○紀○事○之○文○潘○左○操○觚○序○鹿○
 洞○談○經○之○作○則○筵○前○授○簡○請○以○屬○之○他○人○座○上○揮○
 毫○願○以○俟○夫○君○子○何○則○燕○函○粵○鐫○遞○有○端○家○北○轍○
 南○轅○要○難○竝○詣○一○疎○一○密○既○意○滿○而○靡○宣○或○質○或○
 文○復○情○睽○而○罕○儷○然○而○諸○家○立○說○趣○本○同○歸○百○氏○
 修○辭○理○惟○一○致○倘○毫○枯○而○腕○劣○則○散○行○徒○增○闕○冗○
 之○訛○苟○骨○騰○而○肉○飛○則○儷○體○詎○乏○經○奇○之○譽○原○非○
 涇○渭○詎○類○元○黃○先○生○姓○陸○氏○名○廷○掄○字○懸○圃○揚○之○

敘生平

興化人也。淮海逸民。天山遜客。周燮之結廬岡畔。髻髻知廉。王丹之載酒田間。鄉閭致敬。尤耽墳籍。雅嗜緜緜。高文通庭。中雒誦雖漂麥。以奚傷朱翁。子道上嘔吟。縱負薪而自若。博聞強記。說經傳嶽。嶽之名起。例發凡談。史得觥觥之號。然而夙嬰板蕩。蚤會仳離。炎精乍燼。普天興銅馬之妖。姬籙將遷。出地兆蒼鷲之釁。先生則土室繩牀。何知蛇鬪。楮冠葛履。不驗狐祥。推其芒角。甘埋照以終年。息彼機幢。擬達生而用老。既而興朝當璧。誼辟承乾。

敘遭際

敘好學

六千來伯越之人。八百有歸周之國。而君也。敢離隱豹。竊比伏鸞。江流浩萬錦。因屢濯而逾鮮。火燔崑崗玉。以遭焚而倍潔。不改衡茅之業。依然山澤之游。於是縱橫六藝。樂踰南面之榮。貫串諸家。氣歷萬夫而上。堯園半冊篆竹。素以蟬紅馬磨三間。翳蓬蒿而薑紫。左太冲作賦。筆札堆藩。溷之間。張壯武屬文。史籍載車箱之內。郝隆書在腹。經矚後。以偏多。楊子經成。說縱覆焉。而不盡。芸籤壓架。知為曹氏之倉。玉軸連雲。識是杜家之庫。爾其枯杉。

敘敘
文章極
甚變化

怪石貌以醜而能奇瘦竹蒼藤勢以危而得秀么
絃急拍峽中無不叫之猿落木荒江樹上有長飛
之鵲兩山東處不忘拏攫之心獨澗停時尚作潺
湲之想鷹雖就鏃以思飛虎至攀牢而必怒郭翁
伯形容眇小居然閭里之雄嵇叔夜狀貌傀俄信
是仙靈之器更有粘天盪日洋洋辯道之篇裂石
崩沙杰杰哀時之論發皇萬態風雷蹀躞於行間
籠罩千秋袞鉞碎鞫於字裏龍馬抉三才之奧綠
水浮來龜蛇蟠八陣之圖丹弧射下手柔弓燥據

餘波有
致又牽
魏叔妙

鞍勅勒之歌腦滿腸肥斫陣普梨之曲幟張垓下
楚漢之卒皆驚劍出室中晉鄭之頭畢白洵哉墨
海之洪濤展矣文峰之鉅嶽矣慨斯世之高文有
寧都之魏叔猥因品隲之次浴及鄙人獨於駢偶
之家謬推蕪製君也書淫亦爲痴嗜昔者吳陵握
手殊感豫州知我之言茲焉燕市郵書頻叩敬禮
定文之託成言以久食之慮涉於肥宿諾難逋頭
也懼來其責因其誣諉用以抑揚敢曰韓非之附
老子傳還私幸其同亦云江神之見秦皇貌則自

嫌其寢云爾

此文可謂人工極天巧錯矣真千古絕技也

李

映碧先生評

烟墨無言任其驅染遂成絕妙好辭

許漱雪先

生評

駱義烏云辯河飛箭激波奔白馬之津文江散

珠圓波漱驪龍之穴惟陽羨先生足當斯語惟

懸圃先生不負此文

陳右原先生評

壽孫母胡孺人七十序

起得大

孔子既不得用退而與七十子之徒追脩經術因魯

史記作春秋以為天下儀表其列國君卿大夫莫不

見於經然其言婦女之大善者則寡矣若於魯之敬

姜泰山之婦人則亦必與門人私論之乃所以存是

非之實即春秋之義也予既自廢終老無所用獨好

考論古今以著其是非之實而近今之事跡則傳聞

異辭惟因事立言得與門人私論之竊自附於學春

秋者以為士不得志所可借以見於後世者獨此耳

且使異日史官有所據依焉。予昔隨先君子後，與祐吉孫公交，其弟與子復師事予，因得聞元明公繼配胡孺人之生平。元明祐吉叔父也。元明在時，天下無事，江淮間號爲全盛，高訾貨殖之家，以侈麗相誇尚，而孫氏尤豪華。孺人獨儉素，自將衣，惟再澣，食不兼味，其志意蓋不流於習俗矣。及元明卽世，孺人三十有六，方盛年而益自淡泊，教子祖庚，勿稍暴殄。祖庚克承母志，謹身節用，以爲養及崇禎時，天下多事，避亂遷徙，家中落，而孺人以節嗇，故不憂貧。今家亦漸

起矣。孺人朴儉如故也。故夫維奢俗之敝，殆欲於孺人望之。夫東南繁華之地，自昔齊陳浸淫習俗，則其臣姑法珍，施文慶，邪佞嬖倖之徒，以聲色奢侈蕩主心。於是芳樂玉壽臨春，結綺之窮極奢欲，無所不至。而國之傾危隨之。孺人生長此地，又所值家國之變，亦以此而能以儉約自處。至今康強壽考，廻視當時君臣縱欲之地，鞠爲茂草矣。故予論孺人，因及其時沈湎膏色之害於國者，未嘗不二致慨也。孺人七十祖庚乞子言爲壽，予爲是敘。庶幾合諸春秋，列於惇

史矣。祖庚重禮義，然諾不苟。棄儒治生，昔從子遊，今自謂人品子實成之，故並書焉。

論極大而不庸 懸圃

附

胡孺人八十序

楚陽陸廷掄 懸圃

予以甲寅春仲遇孫無言於揚州。語次亟稱其弟幼白後晤王子築，夫亦然。予固已心異之。幼白少業儒，好讀書，長業商，又好客。嘗過其居，靜室明窗，圖史滿架，與人交，片言相許，必期無諾責而止。大有俠士風。予於是益愛重焉。先正有言：求人三代以上，當求諸廟堂；求人三代以下，當求諸布褐。豈其然乎？予竊見今之司鹽筴者，強半走形勢，其次

論頭

應 應

求田問舍最下則飾裘馬擁僕從為富貴容以耀流俗而已幼白何所自而獨能若是聞以問無言乃知幼白有母胡孺人在焉胡孺人者元明公繼室公見背幼白方七歲孺人即擇名師傅如築夫輩流課督之家中落復令幼白兼服賈多與賢豪相結故家幾落而復振無言又云孺人事姑極孝撫幼白異母兄如自出婢使有罪笞不過二三好周急自御甚儉一聞親串有乏即解推如不及繇是觀之幼白以七歲孤兒子立於世乃讀書好客

如昭應
好結束

言外有
世道之
感

此轉更
好

卒能廁身儒俠之間非偶然也惟幼白乃徵孺人之賢非孺人又孰成幼白之美哉丁巳夏孟孺人年八十幼白以敘屬予在昔盛世貞女烈婦則直指使者所在廉問以上史館此制不行雖有高節無從見於世惟一學士先生拮拾其後或不至澌滅而子孫少見付託非人則又往往訖於無聞今孺人年及耄幼白不請諸赫赫者而乞言吾輩豈亦有鑒於此乎夫莒之娶婦紀於春秋以丘明魯之室女載於列女以子政而華周杞殖之妻登

占地步

諸人物以孟堅孺人辛苦撫孤艱難立節雖竹冊所書無以過使世有如丘明子政孟堅其人者其肯令五十年義烈遂歸澌滅哉予雖不敢竊比三君子然於發耿光闡潛德蓋有志焉幼白聞之喜曰是吾心也敢同吾師王夫子之言以為母孺人壽

又應前

洗去熟爛獨存高潔亦壽文絕調

王築夫評

後半議論尤警策出意表

周方山評

外舅劉公暨王孺人六十壽序 王巖

序次間
漸入佳
致

昔歲在乙亥余外舅劉公及王孺人齒皆五十時太翁尚無恙親戚少長咸致慶賀飲酒高會余隨先君子後獻酬於婦翁父子間歡笑一堂甚樂也歷於今乙酉蓋十年所十年以來先君子遂已見棄而太翁亦壽考終公與孺人於是偕六十矣以四月二十一日為孺人生辰諸親戚謀為偕壽先是公之生辰以前一月九日諸人欲賀公辭乃遲之一月而並舉焉合辭俾余有言余追惟十年以前歡聚笑語儼然在

目而今也親戚少長咸致慶賀飲酒高會如昔時思
復從先君子後與太翁周旋杳不可得余何能言余
惟壽考康寧天也非天也○○提○人得而與之者也詩曰躋引經
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則人許以萬壽無疆矣
書曰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
則人許以無疾壽考矣此人之所與也武王夢帝與
之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汝三焉武王年果
九十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與也夫壽人有權與之
則亦有權奪之矣晏子謂景公曰祝有益詛亦有損

議又淡
一層

君若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繇是言之祝焉而或失
則誣則祝不勝詛祝焉而視乎其德則詛不勝祝不
德之是求而惟誣是聞則一人之私倏而祝之倏而
詛之者有矣故曰有權奪之也公服賈繼太翁業而
能大之然公性慕文雅暇則喜觀古故事所至嘗有
衣冠士大夫與遊孺人主中饋蚤起晏息無倦容目
且卽昏手紉箴補綴不休於親戚內外能以禮往來
不失其歡則夫親戚之祝庶幾與之者多而可無奪
之者歟余因念昔先人德備於躬著於世而不登耄

○一○鎖○有○妾○致○

烟波蕩漾

堯天也。非人所能為也。推天人之理而思文王能與武王之壽。父可以加之。子子豈不可移於其父。痛自罪責。以為不孝之尤。則徵人之所與。以為祝而公與。孺人之壽。其無疆矣乎。因序十年以來事勢之異。而嘉今茲並壽之美。繇是以至期頤。每十年為壽。余且歷為之言。豈能或忘今昔之感哉。

為婦翁上壽。而以先人生姿。致作波瀾。固自創調。又開後來一格矣。

懸圃

王孺人壽序

王而巖

家世秦人雖屬不關切語而後來屢顧得有情

余家世秦人。遷廣陵者數世矣。每願一歸秦。不得則悵然久之。夫關以西山川廣厚。而奧衍人物之生。多堅強質直。當周盛時。文德覃敷。生其地者。不獨士大夫文武奮興。有羔羊兔置之德。即閨幃婦女。和平貞靜。往往興歌采芣苢。致咏草蟲。風俗之美。如此。其至秦自孝惠昭襄而下。尚武任俠。風氣遂與古殊。其丈夫則車鄰駟鐵。無衣同袍。即女子亦習于車戰之制。而小戎之詩作。雖風氣非復西京之舊。而隨勢就功。夫

亦因其時而然歟漢唐之世京師皆在關中賢人君子與婦德之美往往間出蓋亦山川高厚之氣蘊隆蓄積而發之於此五代迄今棄不為天子都者七百餘年山川之氣積久而未發意必將鍾為出類之材乘時有為而推其所自則必有淑善之母伏余遊河間會張子溫如至自咸陽敘鄉里相得甚歡溫如慷慨好義尤善與賢豪長者善解橐贈遺無虛日所至排難解紛必盡其力囊無餘錢而行之自若今方貢入京師待次謁選材量恢恢知非百里才也而溫如以

可稱止
于此亦
寥寂矣

且收且
應情致
斐塵

其母王孺人壽俾余為言孺人事駿猷先生內佐惟謹先生為諸生以文學稱雖不得志于有司而孺人處之晏然孺人之父及母先後捐棄無子卒事盡賴先生孺人不以私家故稍欲自遂可謂無成有終者矣夫無成有終坤道也坤道無疆孺人之壽其可量也哉然則孺人之德蓋合于草蟲芣苢而溫如以車鄰駟鐵之志兼有羔羊兔且之休殆將合周秦之遺風也歟余少志四方每願一歸秦中省吾五世以上之祖墓合宗族問長老與鄉人登華嶽之巔流覽明

照秦人

星玉女桃林龍嶺諸勝尋鄭國及白渠之遺跡而蹉
跎老矣西望鄉關徒增感慨惟是水木本原之思不
能自已因論秦中風土之異而喜孺人溫如得地氣
之美遂述之以壽孺人且以志同里之誼云

文字有原委

懸圃

壽性生朱公六十序

王巖

往余因門人孫持修兄弟得交于其母舅朱公性生
公家世休寧爲文公後裔知公蓋今之孝友仁厚人
也公以癸亥小春爲六袞縣弧之辰會余自昭陽來
持修及公之遠近姻戚友欲爲公稱百歲之觴乃預
徵余言余不獲辭竊惟人之壽考康寧富貴非天也
人得而與之者也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祀蒸嘗於
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无疆非其驗耶古之人無有
以虛辭說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余攸好德汝則

論
創獲之

錫之福。此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謹按
乞言曰。公生而純篤。幼習禮儀。見長者禮容。秩然人
以爲有儒者風。少以詩書爲業。會家世中落。奉其母
命。以儒而兼賈。遂以經商。齟事爲終。養地其運。籌多
才藝。家道日昌。公慷慨好義。樂與賢豪長者游。又喜
周人急救人危。其事母晨昏定省。一食飲必親。尤先
意承志。委曲將順。惟恐毫髮不得其歡。或親有微疾。
則憂形辭色。衣帶不解。及親歿。哀毀踰禮。至于骨立。
泣血三年如一日。又以生甫三日。卽繼其世父。不得

親承庭訓。每念之必泣。歲時祭祀。必虔必潔。其處妻
孥也。內則順序。陰教修明。閨門之內。嚴敬如賓。凡俯
仰事育。皆賴內夫人之力。爲多。其于羣從兄弟。提携
周恤之無倦。雍雍如也。至于友朋。臧獲秩秩如也。公
居平教子。凡古今成敗利鈍。條分縷析。而必本于立
心之不欺。諸凡家庭臨事接物。惟此不欺。舉而措之。
裕如也。竊思公之壽考康寧。子姓振振。繞膝。媯戚宗
黨咸集。家世益隆。皆繇太夫人高節貞靜之德所感
也。天乎人耶。昔聞太夫人幼艾。矢節無愧。共姜以一

應一句
作收

身兼父與師。俾公立身成德。敦學問。崇信義。余與公交見其有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意。則是母是子。節孝相承。螽斯麟趾之報。其必然也。其子孫多賢能。相承或業商。齟有爲有猷。或文學優長。巍科貴顯。竚立而矣。來歲懸弧。期至公。其可以怡怡愉愉而進一觴矣。

應有徵意

奧衍宏深似南豐章法

懸圃

金孺人壽序

古女婦之賢。其卓節異行。見於經者。類多遭遇屯變。而非其常也。予觀其人大抵深沉慕義。識度過人。故或發於言辭。或見於行事。雖所處之地不同。而後世想其志意。考其事蹟。猶深歎其所爲之難也。昔衛有懿公之亂。宗祀垂絕。許穆夫人憫父母之國之亾也。將驅馬至漕。以謀衛。而載馳之詩作。今讀其辭。毅然有身當國難之志。若忘其爲女子。而不可復反者。則觀其所爲。不使衛亾。而復存不已。蓋自其初未筭時。

欲繫援大國以慮社稷。而知許小不能。其志固已遠矣。紀季以鄒入於齊。紀侯大去其國。後叔姬歸魯。復自魯歸鄒。以奉宗祀。其事有丈夫所不及者。自詩書以來。虞夏商周。至春秋千數百年。師氏所采。史氏所紀。二人而已。孔子大之。而列於風。著於春秋。夫許穆夫人。身承繫藻之重。義不復顧宗親。徒有懷而不得。施付之歌詠。見志而已。設使其身為衛宗社之內主。則必力存宗國。不獨見於聲詩已也。聖人錄之。蓋傷之也。則其志之不遂。可謂不幸矣。至於紀叔姬之事。

所繫大矣。紀侯去國而播遷。以終卒。以邑入齊。為附庸。而伯姬又終宗社血食。繫於叔姬之一身。紀之滅。而復存。不賴於男子。而賴此婦人。聖人於歸紀。則書歸鄒。則書於其始終。不一書。賢之者至矣。此非許穆夫人所得為也。然則二人之中。又有幸不幸焉。豈不難哉。歎谿南吳公之配金孺人。以休寧望族。歸公於揚州。及公罹難。孺人以三十幼艾。砥節自矢。方是時。生產蕩然而兩子尚幼。乃依其兄元亮。自力於衣食。孺人督子儉勤。不令嬉游敗業。而二子克承慈訓。底

於有成孺人又身親簿計勾稽綜核更歷辛苦先業
遂復其舊則其能再造吳氏也所繫豈其微哉然則
公之罹難吳之中落殆近似乎衛之遇亂紀之失國
而孺人之再興吳氏亦近似乎許穆夫人之志而又
得見諸行事則雖紀叔姬之所為蓋亦將因孺人想
見之孺人生辰其子將為壽予序之如此蓋欲本聖
經以訓世云

援引配合俱確懸圃

貞節朱母吳孺人榮受旌表序 王巖

一提

先王之教所以型範婦女者莫大乎節故禮云一與
之醮終身不改處常則守貞沒世如或父母奪志或
強暴求婚媾則截髮以明之死靡他此節之所以貴
也程嬰杵曰謀存趙氏曰死易立孤難杵曰請為其
易嬰當其難卒保孤而存趙氏今或家業中微孤幼
弱無依欲保身守貞勢在至艱非不得已而更適則
惟引決自盡耳而乃能罹百憂苦以撫孤俾至成立
克延宗祊則匪獨其節貴也又貴其才兼勝焉當時

立○根○處○

之君相有司固將賴以維風善俗於是而赫然表厥宅里豈不大哉新安朱君性生母孺人吳祗節字孤以貞義終昔君請余誌其墓石既表章以傳于後世矣近以諸戚友告之嗾御史劉公特爲旌表給扁諸戚友爲製屏以爲母子先後相成而乞余一言以張之○余惟先王之教言婦女之事見諸載籍者莫備于詩○詩所載凡采蘋○湘藻○采芣苢○采芣○采綠○執黃之事無不具○最大莫如節○宜十五國之風所采不知幾何人而全詩所存惟一○共姜則何也○豈非以節

再提

說得鄭重

迴顧有致

自見者少○歟○及觀春秋之教○與奪筆削○扶世道○正人心○則列國赴告○榮書於婦女之賢○淑未嘗不紀○而能身當多難○延續宗祧○俾家國幾絕○而嗣存○則其才類非常○婦人所能辨者○終春秋惟一○紀叔姬○紀之宗廟○不繫于男子○而繫于婦人之一身○故聖人於歸○紀則書歸○鄘則書卒○莖則書具○其始終不稍缺○賢之者至矣○使共姜至此○貞節則同○而才能勝不能勝○未可知也○豈非才與節俱者○尤難哉○孺人溪南望族○歸光祿朱公象安○未數年而稱未亡人○茹荼嚼蘖○堅貞數十

年如蒼松古栝飽霜雪戰風雨以守其干霄劃漢之
氣而失所天方幼艾則又如桃李芬芳競麗之日凜
然冰壯腹堅之時其節固已偉矣其始家勢隆盛乃
躬親汲飴及家更中落內政維艱皆一身經理而命
性生以儒兼賈既而家復起爲之婚畢盡心力得孫
五男子又以子婦弱多疾仍親家務至老不休而睦
嫻親族恩禮咸宜自茲日益昌大子姓振振崛起皆
家珍國器然則光祿之早世固有似乎共伯業之中
微。近似乎紀之去國人鄭而孺人之守貞沒世殆將

雙投

近似乎共姜而克勤於家俾中衰而復盛式穀嗣子
克承先緒則雖質之紀叔姬之賢誰謂古今大相遠
哉。余讀會典至旌表云婦未三十而寡至五十而不
改節彰厥門閭免徭役焉年及六十同八十以上例
給賜絹帛米肉於是嘆

皇恩之隆厚。培養天下之節義無窮也。孺人自幼矢
節又能教子成人而朱君表揚令母以仁孝稱于鄉
顯然動上官之旌揚使幸生詩春秋之世必將歌之
咏之被之樂章又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余姑

立不旅行。今以貧困。既練之後。不得不授徒。既已違禮。而不安於心。且束脯既薄。又不能蚤取。以治附棺之事。所以至今未克葬也。男所痛心三也。家禮灰隔炭末。費用繁多。自吾父葬。土之燥濕。墓之安危。皆未可保。故審視周詳。或因或改。尚需時日。今扶喪南歸。道路多費。所以至今未克葬也。男所痛心四也。謹擇二十八日。奉柩登舟。以穆孫隨行。嗚呼。自奉母避亂。移家寶應。十五年來。流離遷徙。艱難困窮。救水不給。又遵母教。隱居不仕。教育成人。數十年。未有一日之

祿。養雖吾母。高風大節。甘於貧賤。而缺養之罪。其何以安。今又未能葬。而寄之淺土。則是生既無以爲養。沒又無以爲安也。豈不哀哉。嗚呼。穆孫之亾。得先侍吾母。冥冥之中。攜持依倚。昔與諸婦子。舉家而北來。今與一孫相扶。而南返。從此入先塋。見吾父。男等遂不得相從也。耶尚享。

門內之文。以質勝。予讀之。不覺泣下。沾襟。蓋吾母

尚未葬也。傷哉。懸圖

祭李平子文

嗚呼平子。君子執古道以處今世。則謗毀叢積。豈不
宜哉。始予未識子。聞謗子者不少。自寶應歸郡。伯顓
言與子善。盛稱子。後子來郡。伯顓與見予。握手歡甚。
交贈以詩。予益深知子。而歎世人見嫉之深也。嗚呼。
以子博聞遠識。意氣豪上。言辭雄辯。諧謔嬉笑。貌當
時貴人。而遯世高尚。甘老死窮餓。如子者。天下有幾。
而憎嫉謗毀。幾無所容。且子之身。既已窮苦顛連。老
不謀朝夕。而世復莫能容以死。豈不悲哉。然子中有

不平每不能忍於世之酣豢富貴者或面折之或刺
譏嬉笑之人不能堪而子不顧及遇賢士大夫則歆
然善下聞忠孝之士愛慕如不勝故天下賢者莫不
願交而伯顓與子尤所厚善然後知子但見嫉於流
俗勢利之夫而有道君子未嘗不愛惜也使子見棄
於有道君子則雖流俗之口稱譽滿天下何足道哉
而子今死矣艾山曰平子死謗熄多感歎慕說者然
後知公論之是非未嘗終絕而非憎嫉謗毀則子之
行事或無以大顯是憎嫉謗毀者乃稱譽子於無窮

運筆如環

好接

此轉光妙

也伯顓與子處身晦默不與俗忤視子之高岸絕俗
微有不同而憎毀亦復不少然後知士不幸生今世
不必有以致毀而毀隨之子沒而謗熄吾兩人又何
以自免耶聞子且死謂艾山曰誌傳非雷王二子不
可相知之義其何忍辭聞喪當即往哭而道路無資
辭以寫哀寄此薄奠嗚呼平子其亦知予悲乎否耶
尚享

筆勁而肆是先生第一種文字豈非同病相憐不
自知其所至耶懸圃

情至之文不徒以激昂慷慨為工
村

祭穆兒文

嗚呼吾少貧無以養吾父母急欲博一科目為祿養地故不暇讀書專攻舉業之文而六經二十一史詩古文之學未得精研然時自念曰生兒能讀書者自幼督課之年三十矣四試於鄉不中始厭舉業從事古人之學而年長過時勤苦難成又力養授徒終為舉業羈絆而父之喪葬兩妹之出嫁皆徒手拮据不免廢業又時自念曰吾恨讀書遲生兒能讀書者自幼督課之見汝生穎異知好學私自喜曰吾有子矣

吾讀書未竟之業。天賜汝以成吾志也。始教汝舉業。不待力學已能之。既吾廢業無用。不令汝應試。汝亦能不急仕進。遂授之六經。卽徧究六經。授之史。卽徧讀史。詩卽善詩。書卽善書。吾嘗爲諸生說存誠主敬之學。至主一無適。諸人未省。微窺汝已心會其旨。至於古大人道德勲業。未嘗一日不講也。嗚呼。吾旣以窮居老矣。念生平落落不得志。獨見汝讀書琅琅。及所爲詩法書。則喜至忘寢食。每念吾一旦死而有汝在。吾猶不死也。嗚呼。誰謂汝一旦先我而死乎。生而

出羣。其生也何爲死。而萬事未成。未婚未宦。弱冠而夭。其死也何故。嗚呼。天乎。今汝之書聲琅琅。在吾耳也。汝之詩法書。及手編綱目經世纂。日在吾几席也。汝與上下。今古。反復問難之形容。日在吾目也。而汝安在耶。嗚呼。吾昔授徒遠館。必挾汝以行。羈旅之中。晦明風雨。朝夕在側。今吾形影孤孑。誰與告語。而恍惚之中。晨昏之際。汝之音容儼在吾前。時欲呼汝。而與言也。豈不哀哉。吾死而汝在。吾猶不死。今汝死而吾之道誰繼乎。則吾雖生而其死也。已久矣。嗚呼。豈

不哀哉。吾自喪母以來，悽慘昏病，幾於必死。未幾，忽又失汝。汝冥冥中得與祖母相依，汝亦可以已矣。吾則何以爲生？嗚呼！吾於人世已矣。今扶吾母柩南歸，權厝以汝隨行，辭以告哀，尚冀聞汝之音響也。嗚呼哀哉，尚享。

文簡於十二郎而沈痛過之

懸圃

祭鄭廷直文

王巖

嗚呼廷直。遂至此哉。自子避亂江南，余居寶應。聚散之感，固已淡矣。甲申冬，孫純白南行，余寄以詩，具述懷思。乙酉春正月，余渡江至金陵，欲與相見。子又適往浙中，相聚若此，其難也。其後南北紛擾，求子所在，不得。八月，張孚聰書至，云訛傳廷直之變，余駭而未之信也。十月，純白來，余未一言先問廷直，無恙則曰：病且劇，余雖憂以爲未必遂死也。十二月晦，有自南來者，云信矣。廷直亡矣。遍問來者，皆云然。嗚呼廷直。

聚散二字作骨而轉折變化不可端倪
至纏綿過于痛哭也

遂至此哉。憶余與子未相識時，聞聲兩相慕也。癸酉鄉試初場之明日，友人傳余試藝，子見之驚歎，以爲必第一。因于二場之日，門外候進時，從萬人中相索，獲見握手歡甚。繇是聯社爲舉子業，而經史大家日相窮討，及余館于子之伯仲，風雨連牀，未嘗一日離也。暇則諸子相與酣飲笑語，而子坐其間，高談雄辯，纍纍如貫珠。當是時，余之壯心盛氣，以爲豪俊之聚，氣類感召，事之常然，不知其難也。自兵亂之際，忽焉一散，子南余北，邈不可覩。然後知當時相聚之樂，爲

凡四五
轉愈轉
愈曲愈
曲愈悲

難得。猶謂地方稍寧，則同歸里門，向時之聚，何難再續。豈意子竟溘然長逝，然後又知不獨相聚之難，而亦不能並存于世。欲如向之生離，亦不可得。豈不悲哉。夫以子之才，得時則爲名公卿，猷業著于當世，不則修身俟時，立言見志，今三不朽之業，未底于成年。僅三十有五，垂老父母，何恃以生。妻子少弱，復何所倚乎。嗚呼！余于子病，不知省，歿不知時，哭不憑棺，奠不親觴，其何能已。于悲耶。行將紀述子之生平，以傳于世，庶不負十餘年莫逆之知。又不徒聚散存亡之

又進一
步

悲已也子其有靈幸鑒茲哉尚享

不委折懸圃

李荔園種竹圖贊

有序

昔王子猷名竹曰君而世之稱竹者比德君子君子之德虛而能直竹之中空而外直比其德也君子之節剛勁不屈竹之傲冰雪挺崖石而堅疆自如比其節也君子之威嚴厲疎簡見者肅聞者聳竹之偃仰紛披可畏不可狎比其威也君子之時隨遇而行順時而止竹之春生秋茂晨夕雨暘與節氣俱善比其時也竹子君子之道可謂備矣李子圖其像蕭然坐石而種竹其間其始有合于君子之道乎贊曰

干霄者竿凌雲者筠○君子之志○等此清芬○裁而吹之○
來儀鳳羣變化爲龍○飛入重雲○高節特立○清風有聞○
何以贈子○卽名此君○

贊古 懸圃

○ 隱士言貧說

王 巖

余○甚○惡○夫○今○之○冒○名○克○隱○者○家○無○斗○筲○而○飾○爲○高○屋○
華○棖○裘○馬○僕○從○甚○都○麗○日○與○公○卿○守○宰○往○來○酒○食○伎○
樂○之○燕○偃○僂○諂○笑○務○媚○悅○以○得○其○歡○志○在○弋○獲○大○利○
訟○獄○有○大○事○則○傾○身○乞○求○以○肥○其○家○公○卿○守○宰○亦○以○
其○不○可○輕○酬○也○而○大○利○歸○之○視○靖○節○之○履○穿○而○於○刺○
史○座○上○伸○脚○度○履○者○此○其○人○欲○爲○隱○士○家○奴○得○乎○可○
謂○隱○乎○

痛快 懸圃

多百餘言令人咀嚼不盡

懸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書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計子甫草慟其孺子準歲久不能已為亭於居之偏名曰思子且為此圖一時學士大夫為之言或引經據禮以求解其悲思或以為情之不可解而為說以助之王子曰解之不必也助之不必也不見夫人之有疾者乎氣體之傷臟肺之變有不自知其呻吟之至者遲之久而小愈矣猶呻吟也遲之久而益漸愈矣猶呻吟也外之呻吟不已內之餘病未盡平也然亦已且釋然矣此節候之自然也旁觀者亦惟從容

靜○侯○以○聽○其○自○愈○而○已○矣○若○使○病○且○愈○而○或○曰○攻○之○
 病○未○盡○愈○而○或○曰○補○之○是○兩○者○恐○皆○不○能○已○疾○而○又○
 益○之○以○呻○吟○也○喪○之○有○哀○猶○身○之○有○疾○也○其○見○於○哭○
 泣○思○慕○猶○病○者○之○呻○吟○也○喪○之○歲○月○久○服○制○除○而○哀○
 以○漸○殺○猶○疾○之○將○愈○也○服○制○已○遠○而○哀○思○未○忘○猶○餘○
 疾○之○去○而○未○盡○去○也○然○已○將○釋○然○而○起○矣○此○凡○為○人○
 子○者○之○有○喪○然○也○而○為○父○者○可○知○矣○計○子○之○哭○孺○子○
 服○制○已○遠○歲○月○已○數○而○思○之○不○置○復○為○此○亭○不○可○已○
 乎○然○慈○父○之○至○情○至○此○已○無○所○不○至○矣○情○隨○時○易○感○

與○境○遷○此○天○地○之○自○然○而○人○情○之○不○得○不○然○者○也○然○
 則○時○可○已○而○不○已○固○必○將○有○時○可○已○而○已○也○節○候○之○
 至○也○計○子○自○歷○之○自○知○之○而○豈○人○之○所○得○而○解○之○助○
 之○乎○故○夫○攻○之○補○之○之○說○可○以○不○必○也○

作文如說詩令人解頤

懸圖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圖書' (Library).



